

上海历史小说

青 龍 鎮

俞敏著

上海三联书店

中国

记忆

文库



陈圣来
方立平
总编辑

上海历史小说

青 龍 鎮

俞敏著



上海三聯書店

中国

记忆

文库

总顾问 陈圣来
总主编 方立平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青龙镇 / 俞敏著. --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15.2

(中国·记忆文库 / 方立平主编)

ISBN 978-7-5426-4959-1

I. ①青… II. ①俞… III. ①长篇历史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31958 号

青龙镇

著 者 / 俞 敏

中国·记忆文库 主编 / 方立平

责任编辑 / 方 舟

特约审读 / 周大成

装帧设计 / 方 舟

监 制 / 李 敏

责任校对 / 张大伟

校 对 / 莲 子

策划统筹 / 7312·舟父图书传媒工作室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1199) 中国上海市都市路 4855 号 2 座 10 楼

网 址 / www.sjpc1932.com

邮购电话 / 24175971

印 刷 / 上海叶大印务发展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5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5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787 × 1092 1/16

字 数 / 270 千字

印 张 / 17.75

书 号 / ISBN 978-7-5426-4959-1 / I · 957

定 价 / 38.00 元

上海人总面临一个问题：

如何认同自己的城市。

——王安忆

序

读俞敏的《青龙镇》应该使用上两双眼，一双是文学之眼，以品小说的文学之相：小说横贯2千年，各种传奇人物纷至沓来，各朝历史剧变化切割，其中更有文坛绝代瑰宝《平复帖》横穿始末，牵动出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自然还有时隐显出的充满诗性的丽词宏章。在这些方面，小说确实很能吸引读者的眼球。另一双眼则应该是“史眼”：这部小说标着“历史”二字（且又是有关如今全球化时代令四方瞩目的大上海的历史），这就更有着看点了；何况，这有关大上海城市文化起源的历史，尤受当今史学界、考古界关注。

大上海起源于何地？我这里用上个“大”字，是特指大上海这一特有的城市文化形态，他起源于何地？如不看这个“大”字，不讲城市文化形态，那就可以说得很远了。比如就可以说到崧泽。

崧泽文化可久远了，六七千年。但崧泽文化有什么呢？有一些小草屋，还有在江边生存着的原始渔民。因此崧泽文化实际上就是生存在上海“崧泽”地区先民的渔村文化。他们处身“崧泽”靠打鱼而生，并没有城市文化影子。崧泽文化只是一种地理考古学意义上的古文化现象，在一个地理位置上，往地底下挖，挖出曾经有过的小村落，曾经活跃在远古洪荒年代的“人迹”，便稀奇，便惊异，便冠以文化。但那与当今的城市文化可离得太远了，就两种文化的形态是八竿子也打不到一起的。如同研究人类，是无需非回到海洋生物说事，要找猴子，最好是找智人，找山顶洞人进行研究。崧泽就好比是海洋生物，那个单细胞的海藻的东西。

那么，大上海的城市文化形态起源在哪里呢？得往后推，福泉山文化不是，广富林文化也不是，它们比崧泽文化是进化了，但仍还只是一些原始文化的碎片。这些碎片和崧泽小渔村还都串不起城市文化的“基因光

环”。要不，中国沿海小渔村多得是，良渚文化、红山文化辐射面也无比宽广，却为何不见其他渔村和文化碎片异化为“海派”属性的“大上海城市文明”？

我要说俞敏这部《青龙镇》了不起的地方就在于，它让我们看到了“大上海城市文化”真切的曙光。文化是可观可触摸的非物质性之物质。“大上海城市文化”有个特性就是靠海的港口。三国时孙权因抗曹而造青龙战船，造战船的地方就成了港口；还有一种特性就是经济、商贸的集聚地，青龙镇从一开始的军事港口，慢慢地成了生活与贸易、政治与经济融合的重镇，这是很自然的事情——但这也是中国城镇发展史的奇观。青龙镇起势就很“海派”，它自由成长，聚合而成“镇”（是自然成“镇”，最早叫青龙镇时却并无行政编制）。后来叫顺了，更是成型了，并很有规模了，便挡也挡不住，被朝廷纳入了行政版图。

需要指出的是，当时的青龙镇是在江口海边，不像今天该地已因海岸线外移，吴淞江航道变迁而成了“内陆之地”。而当时的青龙镇就因这靠海可建港口这一地理位置优势和历史特殊的发展时段，狠狠地发展了起来。于是，朝廷重视，派上后来的大文化人米芾来当镇监；四海向往，历来的诗人文豪如杜牧、苏东坡、梅尧臣……都来此游历，一时间赞美的诗篇潮涌而来（杜牧就留下名诗：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如此这般，青龙镇还不发展成为江南“第一港”吗？我在阅读一部研究上海古代历史文化的书籍中读到了下面一段论述，详实地记录着当年青龙镇最兴盛的境况：

“青龙镇是上海地区最早的航运和贸易港口城镇，它位于青浦区白鹤镇北临吴淞江，东濒大海，距江瞰海，形成航运的优越条件，自北宋达于鼎盛。由于地处江海要冲，青龙镇内外贸易极盛，甚至日本、新罗（今朝鲜半岛）等国的海船都在青龙港卸货赋税，进行官方贸易，《宋会要辑稿》记载，熙宁十年（1077年）青龙镇的税收为10879贯400文，几乎占了华亭县商业收入的一半。诗人梅尧臣著有《青龙杂志》（遗佚）一书是青浦最早的地方志，记载青龙镇有36坊，烟火万家，一派繁荣的景象。”

这段描述读起来，真让人产生一种观赏今日浦东开发兴旺景象的兴奋感。

后来是因为到南宋年间，由于吴淞江上游日益淤浅，下游日渐缩窄，往来海船已不能溯吴淞江驶入青龙镇港口，青龙镇才风光不再，逐渐被新兴的上海镇取代。据文献记载，宋时吴淞江仍有九里宽，宋元以后吴淞江的淤塞迫使政府不得不改变治理吴淞江的办法，明代永乐二年（1404），户部尚书夏元吉为了彻底解决太湖地区的水患，利用吴淞江的支流黄浦连接范家浜，使太湖之水直接经新的水路排泄入海，解决了太湖水患问题。经过这次治理，形成了一条以大黄浦、范家浜、南跑浦所组成的新河道，这就是今天的黄浦江。而吴淞江淤塞日趋严重，最后沦为黄浦江的一条支流，即今天的苏州河。

我叹服俞敏的《青龙镇》，也真是感受到了这部小说的学术涵养；或者说我叹服俞敏作为小说家，而身上具有的学术与历史求真的精神！据我了解，小说虽是虚构，但作者在写这部小说时却怀有更大的抱负：俞敏是一个外乡人来到青龙镇，成了新青龙镇人，二十来年来，已将全部感情和智慧融合进了这个古城镇，却发现了这座已被历史湮没掉的重镇（现已改名白鹤镇）历史上最光彩的一页，于是他的耿直使他要为这座古城镇“鸣不平”。他做起了考证，并收集了近30万字的有关青龙镇的历史文献，真正做到了对青龙镇的“了然于胸”。（他也找到了青龙镇在宋元后为何衰败的复杂的客观原因）并明白了古谚“先有青龙镇，后有上海滩”的深层次文化含义。俞敏在后记中提到我的“历史小说重在人物与文脉的贯通”理论给了他启示，其实能让他最终出色完成小说的正是他对青龙镇历史的严密考证的结果。

除了常听闻“上海起源于小渔村”的童蒙观念外，还有首推“上海城市发端于华亭”的说法也盛极一时。其实这些说法都是有问题的。我想在这里说一下自己的想法：研究上海城市文化与研究上海地理历史或行政文化不同，华亭早先不过是一个小小的陆逊侯爵封地，“亭”是一个很小的行政计量单位，后虽制县成了管辖青龙镇的上级，但从上海城市文化形态的起源与发展看，其重要性和典型意义远不及青龙镇。

要讲上海城市文化形态的生存问题，青龙镇无疑是真正的发端之地。这又或是《青龙镇》这部俞敏的上海历史小说，在更好传播和推进研究大上海本土城市文化过程中，可以供后人思考的。——这部小说应该可以

成为上海市民关注上海历史文化的—个阅读范本。这也正是这部历史小说所作出的—个文化贡献。

写到这里,我想到有关俞敏的另—些事:俞敏原是干实业的,是—个集团企业的掌舵人,凡事做得精细,这本是实业家的属性。但在《青龙镇》—事上,这种实业家属性竟也被体现无疑。他从当初收集青龙镇资料,就想着如何在历史考证中复原古镇,而且这种“复原”并不只是“文学性”的,也不只是“学术推进”(他为“学术推进”成立了“青龙文化研究会”),而是带着“现实意图”,他竟已能复原画出当年的青龙镇整体格局示意图,哪里有坊,哪里有塔,哪里有杏花村……全——标明。记得俞敏带我去看“老街”,可叹“老街”残败哪还见当年景象,但俞敏却满怀激情说出他的—个愿景:想复原(部分)青龙镇。他告诉我,有关部门已答应划出几百亩土地,计划复建青龙镇当年部分景观。我—般并不赞同搞所谓的旧景区改造和伪古迹再生工程,但青龙镇的部分复原我是举双手赞同,因为这不—般的古迹再生,而—段需要或值得激活的文化历史的重现,这种重现因着与大上海城市文化起源相关、与全球目光相连而显得既古老又鲜活。它将以—种活生生的历史再现形态而成为海派文脉历史上—座邈远而崇高的坐标。

俞敏嘱我写序,我便写了上面这些话。期待有—天,真能在“复原”的青龙镇住上—宿,那—夜最好能听得见窗外江南夏夜淅沥的雨声,在雨声中的灯下,再慢慢地品赏这部《青龙镇》,那该会有—份怎样的心境呢,是思古幽情悠悠,写下读后感:仲谋抗曹公,舰造大江东,龙启重镇现,沪渎四方雄。华亭本封爵,崧泽守渔翁。城化上海滩,认祖归青龙……或是去捕获另—种穿越时空般的神游快感?我期待着那—天。

方立平

2014年12月于方寸斋

目 录

序	/	1
第一章	避乱华亭	/ 1
第二章	重归故里	/ 18
第三章	秘密船坞	/ 36
第四章	出侯入相	/ 49
第五章	太康之英	/ 68
第六章	黄耳传书	/ 90
第七章	击鼓传花	/ 111
第八章	控江襟海	/ 127
第九章	风生水起	/ 148
第十章	青龙无悔	/ 170
第十一章	一江春水	/ 189
第十二章	祸不单行	/ 203
第十三章	清朝纠结	/ 212
第十四章	绑架风波	/ 236
第十五章	重见天日	/ 252
后 记	/	272

第一章 避乱华亭

1. 英雄少年

194年，汉王朝这架狂奔了四百年的老爷车，到了轴断梁折，四分五裂的境地，赶车者身首异处，汉皇帝命悬一线。

这年，陆逊十二岁。几年前，在安徽寿春任都尉的父亲去世，陆夫人带着他和弟弟陆瑁，投奔族人庐江太守陆康。陆康是华亭陆氏的掌门人，陆逊的叔爷爷。有了陆康这棵大树，陆逊母子在庐江过上了衣食无忧的生活。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孙策奉袁术之命不日攻打庐江的消息，不胫而走。庐江城门紧闭，喧闹的城市瞬间变得人心惶惶。阴郁的天空下，孙策的骑兵在城外奔走呼号，庐江的老老少少感觉天上的云又低了许多。

陆康将生死置之度外，放心不下的是幼儿陆绩，他吩咐陆夫人抓紧收拾行装，带着陆绩、陆逊和陆瑁，明天一早回华亭谷水避难。

陆夫人连夜收拾停当，便着手改一件衣服。陆逊一觉醒来，床前亮着灯光，灯下是姆妈熟悉的身影。陆夫人温柔地问：逊儿，这么早就醒啦？陆逊有心思，醒得比平日早，看到母亲在做针线，吃惊地说：姆妈为了这件衣服，熬了一夜？陆夫人说：将你阿爸的衣服改小，平日里也就是半天的营生，不知何故却用了整整一夜。

陆逊问：姆妈，怎么想起改阿爸的衣服？陆夫人揉了揉红肿的眼睛说：你阿爸走得早，到了你担当的时候了。陆逊没有完全听懂，却还是不由自主地点了点头。陆夫人脸上露出了由衷的笑容，将衣服给陆逊套上，用牙齿将最后的一根针线咬断，慈祥地说：逊儿，站起来，看改得合不合身？

父亲的衣服即使被改小一圈，穿到身上，还是晃里晃荡，陆逊在床上转了一圈后说：姆妈，有些大。陆夫人宽慰说：你正是长身体的年龄，到了

明年这个时候，保管合身。

陆逊起身出了屋，天空灰白阴沉，屋内微弱的灯光，是沉闷氛围里透出的一线生机。陆夫人面容憔悴，强打着精神领着陆瑁出来。陆瑁凌乱的长发垂在肩上，睡眼朦胧，他虽年幼，却也觉出了这几日的不寻常，阴郁不安的氛围给童心蒙上了阴影。

陆夫人取出牛角梳，意味深长地说：今日要给逊儿梳个成人的发式。陆逊心生奇怪，却又不敢多问，生怕激出姆妈的泪水。晨色里，陆逊的脸上是男子汉的刚毅，一举一动透着超越年龄的沉稳。陆夫人将千言万语化作手里的温柔，想亲手将陆逊塑造成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天色初开，陆夫人牵着陆瑁，与陆逊一起走向陆府的大堂。空中堆着灰白的垂云，层层叠叠，浓密地看不出朝阳的端倪，暖意无法穿透云的帷幔，晨风习习，挟着秋意，飘零的枯叶长久地悬在空中，像是长了翅膀，忽高忽低，迟迟不肯落地。

陆康端坐大堂，面容刚毅威严，长子陆儁肃立一旁。陆氏族人分列两边。陆康的目光落在了刚进门的陆逊身上，陆逊迎着叔爷爷的目光，谦恭地说：逊儿给叔爷爷请安。陆康没有接话，将倒得满满的酒碗递给陆逊说：逊儿，先将酒喝了，我有重要事情宣布。陆逊双手接过，酒在碗里打着旋，仿佛是朵绽开的花，红得像血。

陆逊不知这碗酒的含义，却是义无反顾地服从，酒进喉咙，似一团流火，直通肺腑，遍布血液，他咽下满腔的火烈，静静地期待叔爷爷的吩咐。陆康看到陆逊的沉稳果敢，欣慰地说：逊儿，你虽年幼，却要义不容辞地肩负起陆氏家族的重任，与你姆妈一起，想方设法将陆瑁、陆绩护送回华亭谷水，保全陆氏一脉不落敌手。

陆逊脑子一片空白，目光洒向人群，好像那里有答案似的，当他看到母亲满怀信任微微点头，似乎听到了她的叮咛：没错，不是年龄到了，而是时机到了，必须承担起成年人的责任，陆氏家族需要你担当。陆逊的目光与叔叔陆儁相遇，感受到情深意切的勉励。

陆康用睿智的目光注视着陆逊说：绩儿辈分上是你堂叔，但年纪尚小，从今往后，陆家的大小事情由你做主。未待陆逊吱声，大堂上响起了陆绩的哭声，他抓住陆康的衣摆不放。陆逊幡然醒悟，感到前所未有的凄

凉，叔爷爷已做好了以身赴死的准备，现在是向他托孤。在座的族人悲痛欲绝，他们的心汇聚起来，强大得像城墙。

陆康神态镇定，声音却露出细微的颤抖，语调坚定地说：昨天收到袁术的檄文，孙策已兵临城下，马车已等在门外，你们快些出城吧。陆绩不知阿爸、大哥已做好了破釜沉舟的准备，他一手抓着陆康，另一手拉着陆儒，嗓音嘶哑地说：阿爸，绩儿要留下来，绩儿要跟阿爸在一起。

陆瑁从没见过这种场面，惊恐地抓紧了陆夫人的衣袖，望着痛哭失声的陆绩，惊慌失色。陆绩的哭声像是导火索，族人将沉默抛到九霄云外，啜泣之声遍布大堂，瞬间演绎成揪心裂肺的离歌。

陆逊咬紧的唇角渗出了血，是对叔爷爷和叔叔的恋恋不舍，也是对未来的坚定。陆康俯身对陆逊耳语一番，轻轻地将他嘴角的血迹擦净，满怀信任地点了点头，然后默默回到座位。陆逊目光如炬，此时言语是多余的，陆氏的血脉已经相通，是此处无声胜有声。陆逊经历过死别，那是父亲去世的时候，眼下发生的，却是生离，无法预知未来的离别。

陆康忍着悲痛，将陆绩交给陆夫人，铿锵有力的声音炸响在大堂之上：现在不是哭的时候，再晚就出不了城了，陆逊，快带他们上车。陆逊不敢怠慢，陆夫人将陆绩揽在怀里，任凭他拳打脚踢，迅速上了门外的马车。陆康沉重的声音再次响起：快走！

陆逊忍住悲痛再次回首，叔爷爷刚劲不屈的身躯凝固在座椅上，苍老的容颜透着信念，透着坚强。陆绩的哭喊撕心裂肺，陆夫人除了怜悯地抱紧，无计可施。陆瑁偎在陆逊怀里不知所措。

离别得太匆忙了，给人的感觉不像是真的。灰沉沉的天空令人窒息，偌大的太守府邸，在沉郁的云团下，逐渐变小，仿佛要挤压至消失为止。随着一声响亮的马鞭声，陆逊乘坐的马车，疾速驶向陆府的深处，逐渐淡出人们的泪眼。

2. 鹬蚌相争

围攻庐江城的孙策，是孙坚的大儿子。孙家原是吴郡富春县的农户，祖上种瓜为业，地道的乡下人。威仪、权势与他们无缘，唯一可以与人夸

口的，是一个八竿子打不着的武圣孙子之后的噱头。

孙坚不满足现状，凭借一腔热血和胆识，走上了自主创业的道路。他聚拢了一批乡党作为班底，十七岁智取海贼，而后平会稽、讨黄巾、斩华雄、逐董卓建立了丰功伟绩，在狼烟四起、烽火连天的逐鹿皇位的竞赛中，以优异成绩获得破虏将军的封号，孙家农民的成分得以改写，走上了仕途。

三年前，一帆风顺的孙坚，阴沟翻船。孙坚奉命征讨荆州，中了刘表部将黄祖的埋伏，被射杀于岷山。孙坚的远大理想，随着那支带着风声箭镞的光顾，瞬间化为乌有。袁术乘人之危，将孙坚的残部据为己有。

孙策、孙权在舅舅的帮助下，将父亲葬在镇江。兄弟俩守灵满三年后，在长江边徘徊，孙权问：阿哥，接下来怎么办？孙策说：如果回富春，跟着爷爷种西瓜，凭我一身的力气，会成为一个不错的瓜农，但是孙家仕途就归零了。孙权说：我也不想种西瓜，但总不能寄人篱下一辈子吧？孙策说：当然不会，阿爸能自主创业，我们为什么不能？

孙策是长子，要有担当，失去亲人的痛楚，让他明白一个道理，打铁还须自身硬。天下大乱，伦理道德不能当饭吃，军队才是定海神针，孙策需要军队，相信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东汉末年，世俗讲的是累世经学相传、爵位功名继承的门第观念，孙策要想在仕途上有所发展，除了投身行伍建功立业，别无选择。

东汉末年，没有最乱，只有更乱。门阀个个像是打了鸡血，心中惦念的是皇位，没有人有闲工夫来关心孙策这个有志青年的苦闷和纠结，他们心里除了放射金光的皇位外，已是眼中无物。

孙氏兄弟在舅舅任职的镇江招兵买马，东拼西凑有了一支三百人的队伍。没想到，旗帜拉起来没有几天，就被另一路图霸天下的队伍，一个冲锋打得稀里哗啦，四分五裂不见了人影。

孙权看到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拉起的队伍，顷刻瓦解，不免心灰意冷。孙策说：权弟，不要灰心，创业就是从孙子做起，从奴隶到将军。孙权说：姓孙就得从孙子做起，太不公平了。孙策说：权弟，牢骚不能当饭吃，鼓足勇气，拿出精神头二次创业。孙权问：如何二次创业？孙策说：借力，阿爸的旧部还在嘛。孙权瞪大了眼珠子说：阿哥想打阿爸旧部的主意？孙策

说：是这个意思，阿爸的血不能白流。

冤有头，债有主，哥俩离开了镇江。孙坚的旧部被袁术收编后，驻扎到了寿春，孙策带着孙权来找袁术，讨要父亲的旧部。在孙家兄弟眼里，讨要父亲的旧部，是理所应当的事情，在袁术这里却变成了一厢情愿。到了口里的肉，袁术不肯轻易松口，可又没有理由一口回绝，支支吾吾，王顾左右而言他地说了半天，也没说出个子丑寅卯。

孙策是吃了秤砣铁了心，坚定不移地说：袁公，你就是说破天，兄弟俩没有得到家父的旧部，是不会离开寿春的。袁术沉思了半晌，怕孙坚旧部不稳，日久生变，觉得不如让孙氏兄弟归顺自己，留下来稳定人心，连忙改口说：有账不怕算，既来之则安之。

孙策问：袁公，什么意思？袁术软硬兼施地说：孙将军的旧部兵少将寡，现在送还给你们兄弟，在这兵荒马乱的年月，被人吞并易如反掌，不如先在我的帐前听令，时机成熟了再将孙将军的旧部带走。

孙策与孙权交换了一下眼色，觉得能争取到这个结果已经相当不错了，便答应了袁术，任凭差遣。孙策也有自己的小九九，阿爸的旧部是念旧情的，离他们越近，离自己的目标就越近，他心里装着韩信和勾践，相信胯下之辱和卧薪尝胆后面的成功。

东汉的天下，弱肉强食的森林法则是普世价值观，没有人会问老虎为什么吃豹子或者豹子为什么吃羚羊，伦理道德的遮羞布早已飘到九霄云外，谁的拳头大谁是大哥。

袁术的驻地寿春与庐江相邻。庐江太守陆康是华亭人，与孙策是江东老乡，孙策想树立江湖地位，形成人脉，起了拜见陆康的念头。孙策年少，在江湖还没有什么名头，陆太守对他虽不相识却有耳闻，很长的时间里，对孙坚之后是高看一眼的。自从陆康得知孙坚攻取洛阳，私藏了传国玉玺意欲图谋不轨的消息后，心里便看轻孙氏父子，近日获悉孙策兄弟投靠到袁术门下，心里更加不爽。

孙策来庐江拜见陆康，陆康不愿结交，让主簿虚与委婉，应付了事。孙策吃了闭门羹，觉得没有面子，心生嫉恨，便留下了来日给陆康颜色瞧的底火。

袁术出身名门，四世三公，是汉朝重臣，陆康对他本来是景仰有加。

年初，陆康携幼子陆绩拜见袁术，好意相劝不要拥兵自重，应该与袁绍共扶汉室。袁术有了称帝的心思，哪里还听得进陆康的肺腑之言，倒过来嘲笑其迂腐老朽，陆康一怒之下，拂袖而去。

前些日子，袁术屯兵定远一带，粮草匮乏，向邻近的陆康求援，被陆康一口回绝。袁术咽不下这口气，在江湖上放出了狠话：老棺材秧子等好吧，袁大爷腾出手来，定要马踏庐江，血溅陆府。此话传到陆康耳朵里，他只是笑笑，权当是袁术的气话，根本没往心里去。

按说陆康与袁术同朝为官，有点矛盾也属正常，不至于到兵戎相见的地步，但是东汉是处在火药库时代，一个火星就能引爆一场战争。攻打庐江，袁术是为了泄愤求粮草，孙策是为了解气求兵马，两人是王八看绿豆对了眼，才会一拍即合。

袁术许诺孙策说：若能拿下庐江，太守的宝座非你莫属。孙策识相地说：袁公，要紧是归还家父的旧部，至于官位，我不是太看重。袁术心想，这叫借刀杀人，两个江东佬捉对厮杀是鹬蚌相争，他得了粮草还赚了人情是两全其美，渔翁得利的事何乐而不为？便郑重其事地说：只要你打下庐江，缴获了粮草，孙将军旧部悉数奉还，现任命你为怀义校尉，拨一千兵马给你，攻打庐江。

孙策大喜，如果能拿下了庐江，既得了兵马，又有了地盘，至于庐江太守的官衔是搂草打兔子，捎带的事。就这样，孙策成了袁术进攻庐江太守陆康的操刀手，孙坚的旧部成了马前卒。

庐江城外，孙策有条不紊地排兵布阵，等到他稍有空闲，将孙权招到帐内说：权弟，我要派一桩军务于你。孙权十三岁，年纪虽小却已随军参战多年，是人小鬼机灵，颇具风范地说：尽管吩咐。孙策说：庐江开战在即，按照陆康的脾气，必定会在开战前，想方设法将家眷送往江东，然后固守城池，决一死战，我想将截获陆康眷属的任务交给你。

孙权说：攻打庐江明摆着是两败俱伤，受益的是袁术，除了开战难道没有其他破解之道？孙策说：庐江之战非我本意，是得到阿爸旧部的捷径，也许截获陆康家眷逼其就范，才可能避免兵戎相向。

孙权说：既然如此，我愿领命，要孙河、吕范二人相助。孙策心想，弟弟年纪虽小却是慧眼识人，语重心长地说：有这二人在权弟身旁，我放心

多了,为确保万无一失,再给你配些兵马,让陆康的家眷插翅难飞。孙权信心满满地说:杀鸡焉用牛刀?不必兴师动众,孙吕二人足够。

孙策觉得孙权开了个天大的玩笑,心存疑虑地说:庐江城有四个城门,难道你有分身之术?孙权不买账地反驳说:难道陆康的家眷会从四个城门同时外逃?兵不在多,在精,大哥放心,我自有计策。孙策将信将疑,无可奈何地说:好吧,明天一早行动,你要多加小心,务必成功。孙权点头称是,气宇轩昂地离开了大帐。

孙策看着孙权远去的背影,自言自语道:这真是应了初生牛犊不怕虎的老话。孙策非常重视截获陆康家眷的行动,一旦这招奏效,可以不战屈人之兵,他尽管对陆康有意见,内心里却不想与陆康为敌,不想得罪这位江东老乡,更不想在江湖上树敌太多。截获陆康家眷是个好计策,其重要程度不言而喻,孙权的轻率,让孙策的心悬在了半空。

孙策只有二十岁的年纪,长期跟随父亲征战,积累了很多经验,他将孙家的前途押在了庐江之战。庐江之战取胜,孙策可以讨回阿爸的旧部,具有了称雄天下的资本,如果袁术说话算数,可以有座城池,有了走向京城的起点;如果败了,孙策将继续听命他人或者回家种瓜。

庐江之战,孙策是输不起的,如果他此时回心转意,回归故里,拾起犁耙,重操祖业,至少不会日后死于非命。孙策不会这么想,也不会这么做。进城的农民,哪里还有愿意走回头路的?何况官二代的孙策,是胜王败寇,一条道走到黑了。

孙策在帐中来回踱步,他最关心的是什么时候拥有军队和地盘,什么时候得到天下。这是孙策孜孜以求的目标,也是每只鸿鹄都渴望得到的结果。他将四个城门分别派了一路伏兵,布下天罗地网,只要陆康的家眷出城,就是自投罗网,至于孙权嘛,算是练兵吧。

孙策安排停当,脸上不由地浮现出笑容,这么多天忙着调兵遣将,一直处于紧张状态,当觉得胜券在握的时候,紧张的心情一下子松弛下来,他走出军帐大吼一声:孙河、吕范备马,陪我出去打猎。

帐外并没有孙河、吕范的回应,孙策想起来了,二人已派给孙权调遣。孙策笑笑,知道这几日忙昏了头,飞身上马,缰绳一抖,两腿一夹,枣红色的战马四蹄腾空,绝尘而去。

3. 守株待兔

第二天清晨，孙策接到兵士来报，孙权和孙河、吕范骑着快马向巢湖方向飞奔而去。孙策没想到孙权第一次领兵，就敢玩忽职守，保险起见，他对庐江城门设伏的兵马，检查了个遍，觉得万无一失，才放心回到大账，静候陆康家眷被抓的佳音。

孙河、吕范战马奔腾，紧随在孙权的马后，当两人发觉离庐江城越来越远的时候，心里开始嘀咕，孙策让去庐江城截获陆康出城的家眷，孙权带他们到荒郊野外干什么？不会是孙权贪玩，将正经营生放在一边，到这里打猎？两人起了疑心，马速却不敢放慢。

孙权不理睬孙河、吕范，快马加鞭疾速前行，远远看到湖泊出现的时候，才放松了缰绳，奔跑的战马也随之慢了下来。孙河不解地问：少主，截获陆康的家眷，不在庐江城门守候，跑到巢湖来干什么？孙权跳下战马，不屑一顾地说：守株待兔有没有听说过？在城门口死等，是没有技术含量的粗活，怎么会跟我沾边？亏你想得出来。

吕范心想，打仗是分工不同，没有贵贱之分，目标是获胜，忧心忡忡地说：如果让陆康的家眷从城门跑了，怎么跟孙校尉交代？孙河附和着说：是啊，不在庐江城门外埋伏，跑到巢湖岂不是南辕北辙吗？

孙权看着远处的巢湖，心想这两人的脑袋也就是个榆木疙瘩，白开了七个洞，口气冷冷地说：我问你们，三个人怎么应付得了四个城门？孙河说：少主这话是当我俩三岁小孩子。孙权说：既然你认为这是小孩子都知道的事，难道孙校尉会不知道？大哥一定会派兵马埋伏在每个城门外。吕范与孙河四目相对，觉得两人白操心一场，孙权心里跟明镜一样。

孙权说：你俩一定会想，既然校尉在城门埋下伏兵，我们为何不助一臂之力，却跑到偏僻的巢湖？吕范、孙河说：少主是钻到我们肚子里去了，我们就是这样想的。孙权懒得理会两人，全神贯注地打量着湖边的地势，一个渡口赫然出现在视野里，内心一阵窃喜，脸上浮现出得意的神情。

孙河顺着孙权的目光，看到渡口有个老者在悠闲地煮水，一股青烟袅袅升起，建议说：渡口有个茶摊，不如过去看看，边喝茶边守株待兔。孙权